

陶菊隱著

菊隱
譚
吳佩孚將軍傳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吳佩孚將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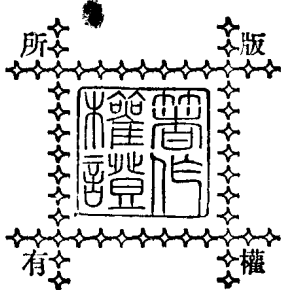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年五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五月再版

菊隱
吳佩孚將軍傳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一元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陶 菊 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自序

我自十五歲在長沙明德中學的時代，即與新聞界結不解之緣。民國七八年間，一方在本省辦報，因地方報紙顧忌太多，不能暢所欲言，所以又在上海新聞報、申報、時報用各種化名寫長篇通信。後來越寫越勤，有聯絡的報館越多，到民國十七八年間尚在天津大公報一度作駐漢「客串記者」。

民國七年張敬堯入長沙，湘人陷於水火。吳是攻湘先鋒，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開始異常惡劣，視之爲北洋軍閥之爪牙。九年吳師撤防北上，湘軍乘勢驅張，我的感想爲之一變：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線外數千里的長沙暗中替吳使着勁，聞吳師勝利則喜，像我自己參加了那次戰事一樣。此後吳的行動與我所預期的漸漸不合，我的同情心因之遞減，然而他兼有「不要錢、不怕死」之兩長，再加上「不賣國」的主張，所以我在失望中對之尙未絕望，以爲他是革命軍人，其錯誤只是一時的錯誤，終有返本還原之望。在這一時期之中，我暗中替他惋惜，他的錯誤像是我自己的錯誤，他的失敗像是我自己的失敗。

吳的一生與湖南結不解之緣：始而在衡陽發跡，繼而在岳陽避難，他的事業湘人所知最多，我所寫亦最多，所寫與吳有關的各種通信稿前後無慮數十萬字，有一時期幾至一手包辦；即其練兵洛陽之時

亦常從北方歸客口中得着他的詳細消息。我與之無一面之緣，雖然寄跡岳陽時有友人約我同往訪問，我聽得他的脾氣很古怪，對客人高談闊論時頗像『訓詞』口吻，認爲無前往『聆訓』之必要。

二十一年吳由川北上後，他的消息在報上幾於『魚沉雁渺』，而我從北方歸客口中所得愈多，甚至他每天喝幾盅老酒，發些什麼怪議論都有人傳到我的耳裏。這時華北謠言甚熾，我不禁怦怦然，惴惴然，替他捏着一把冷汗；對於一個一面不相識的失敗軍人，與本身痛癢不關，而關心如此之切，這種莫明其妙的心理，我只能以『莫知其然而然』一語來作自己的解答。

二十八年吳的噩耗傳來，我的心靈上像遇了一次莫大的打擊，戚戚然，惘惘然，若聞親戚故舊之喪，爲之不怡者累日。回頭一想，又不禁爲之釋然：他過去是個不畏難、不畏死的軍人，因在北洋系傳統觀念之下，因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對現代政治理解不足，對人生體驗亦有不足，不知不覺地走到『一意孤行』的路線上，然而他的心地是光明的，志行是皎潔的，他果然返本還原而不負國人之所期了！他始終不『下野』，一般攀龍附鳳之徒還望他『東山再起』，而在明眼人看起來，他的時代性相去日遠，那裏還有化腐朽爲神奇之一日？然而他畢竟再起了，他的死較之政治地位之成功其得失簡直不可以道里計。

他死後我想爲之寫一長傳，以疏懶已久，遲至一年後才下了握管的決心。可是疏懶者終於疏懶，報

上登出一段，我就寫一段，而新聞報『地盤』之艱貴，諒爲閱者所知，登一天停兩天，閱者來函質詢，苦難一一作答。我憑着有限的記憶力，斷而復續地寫，其中材料之大部份爲報紙所未載。當初原無印行單冊之意，在友人與閱者交相鼓勵之下，才決定將原稿大加整理，把年月日及若干與政治有關的電文大意補進去，包括民七至民十六的北方軍閥政治鬥爭史，這是本書問世的一個動機。

我決定窮半月之力完成這工作，下午至少翻閱半年以上的舊報，上午把翻來的材料一口氣寫完，平均每日寫四五千字，寫倒不覺吃力，而翻報工作每日僵背俯身達七八小時之久，忙得氣都喘不過來，自嘆爲三十年報人生活中最忙之一次，較之吳在四照堂點將五官並用時有過無不及。諺云：『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個懶人一旦發奮做起吃重工作來比終日孜孜不懈者亦往往有過而無不及。在這一時期，腦子裏昏昏然，茫茫然，吃飯時腦子裏是吳傳，睡覺時腦子裏是吳傳，與人談話時顛三倒四不知所云，這與吳困於天津車站時或正相同。

本書採取客觀態度——是則是，非則非的態度，對吳的一切錯誤絲毫不加掩飾。其中有數段情節詭奇的描寫，要皆『傳之以真，』我所寫是絕對有所本的吳傳，不是面壁虛構的小說。不過吳到北平後還有不少可泣可歌的史料，因時間倉卒，未克一一寫入，將來或有搜集補充之必要。

感謝閱者和友人的鼓勵，尤其是二十五年前在湘一度共同辦報的新城先生的贊助，使我完成了這部帶有歷史性的寫作，却一樁心願。

一九四一，四，十，菊隱。

菊隱
叢譚

吳佩孚將軍傳目錄

自序

- 一 逃出故鄉……………一
- 二 從戎……………五
- 三 當了管帶……………九
- 四 風流只此一次……………一一
- 五 首次入湘止於岳州……………一四
- 六 二次入湘止於衡州……………一七
- 七 國民自救運動……………二〇
- 八 電戰……………二二
- 九 撤防與驅張……………二八
- 一〇 直皖之役……………三六

- 一一 第一知己……………四三
- 一二 天津會議……………四八
- 一三 三次入湘友乎敵乎……………五一
- 一四 討「財神」檄……………六一
- 一五 一段笑話……………六六
- 一六 第一次直奉之役……………七〇
- 一七 迎黎……………七八
- 一八 洛陽花絮……………八八
- 一九 賄選後……………九三
- 二〇 第二次直奉之役……………九九
- 二一 浮海而南……………一〇六
- 二二 風蕭蕭兮漢水寒……………一〇九
- 二三 赤壁之游……………一一七

二四	四次入湘敵乎友乎	一一九
二五	查家墩司令部	一二三
二六	心理的分析	一二八
二七	一着之差	一三五
二八	一律繳械	一四二
二九	南北二面作戰	一四七
三〇	兒女英雄	一五一
三一	南口之役	一五六
三二	血染汀泗橋	一五八
三三	割肉將軍	一六三
三四	吳孫之間	一六六
三五	吳張之間	一七一
三六	走南陽	一七七

三七	另一知己	一八一
三八	入川	一八六
三九	參謀長的來歷	一九〇
四〇	北上	一九七—二〇四

菊隱
吳佩孚將軍傳

逃出故鄉

提筆寫『吳佩孚將軍傳』假使用如下之筆調：『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也。少孤，太夫人課之嚴，以是養成其剛毅不屈之個性。妻李氏事姑至孝，有『玉美人』之目。弟文孚初亦習儒，後碌碌以沒。將軍無子，以弟之子道時爲嗣。』這未免太老調而乏味了。

要寫吳將軍歷史須從投筆從戎時說起；在這階段之前，將軍雖應登州府試，得中第二十七名秀才，實與市井常見無異，無着力描寫之必要。將軍從戎的動機非由於所謂『少年懷抱大志』，他是窮秀才，大烟抽上了癮，因大烟闖了一場大禍，因而逃出故鄉來，因而以吃糧當兵爲其避禍安身之計。假使不抽大烟，也許他後來不會造成其『虎踞洛陽』的地位，也許鬱鬱居故鄉以死，與春花同落，秋草同腐。

登州著名『八大家』即孟子所謂『巨室』，現代所稱爲『土豪劣紳』之類。其中最有勢力的一家叫翁欽生，以經商起家，其分店遠及東三省一帶。朝內有人做官，他本人與地方官府亦通聲氣，府城裏

視爲一個了不得的人物。那時烟館林立，其中有『雅座』與『普通座』之分。雅座是單房，坑上鋪着大紅毯，是留給特權階級客人享受的。那時不論富翁或窮漢都不喜在自己家裏開燈，往往呼朋引類到烟館裏抽得滿屋子烏烟瘴氣，認爲不如此不算過癮，頗像近年來北平及廣州人坐茶館的風氣。吳秀才屬於窮漢一類，只能在『不雅之座』行走，不敢與八大家並肩而坐。

一天，吳的烟癮發作，一足跨到烟館來，因『不雅之座』客滿，乃與店夥商量，想在雅座內借抽幾口，抽完後馬上就走。店夥泛着一雙白眼說，『雅座有是有一間，翁爺獨個兒躺着打瞌睡，可是咱們不敢讓你拼進。』吳連聲說，『翁爺是熟人，我過過癮馬上就走，讓我自己和他商量。』

吳掛着一副笑臉走進了那間雅座。翁只微瞋了一眼，懶懶說道，『老二幹嗎？』吳委婉地說明來意，翁『呸』了一聲，把脚伸直用力一踢道，『滾！』

吳一言不發，低着頭走了出來，店夥們報以輕蔑眼光。

除『八大家』之外，登州府著名人物還有所謂『九虎』是指一羣興風作浪的訟棍，大概都是些窮而無賴的不第秀才，官府視爲敗類，『八大家』對之亦有三分畏懼，正合着『關老怕光棍』的一句老話。一天，這個『不第秀才集團』來了個請求入盟的正式秀才，大家認得是吳老二，問他『幹嗎要加

入。」吳重重地吁了一口氣，把烟館受辱的事述了一遍，請大家想主意代打不平。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豈有袖手之理？他們都拍着胸脯說道：『好吧，咱們等着機會，讓那個狗雜種知道利害！』

事有湊巧，翁老太太做壽開堂會，滿城官員無不登門拜賀。吃完了壽筵，男女賓分坐兩壁聽戲，正聽得津津有味之際，十虎假『拜壽』爲名闖入臨時劇場，演了一幕『大鬧天宮』的怪劇。向女賓做盡種種醜態，嚇得她們沒命亂竄。氣得翁圓睜怪眼大呼道：『來呀，快把這般痞棍綁到知府衙門去！』

秀才造反不過那麼一回事，怎當得如狼似虎的豪奴，十虎俄然變成了十隻老鼠——抱頭鼠竄而出。吳老二溜得快，却做了漏網之魚，同夥中有幾個做了甕中之蠶。翁打聽得禍首是吳，囑託府尊指名拿辦。吳在故鄉不能安身，倉皇逃往北京，茫茫然又像喪家之犬。吳在旅途中想着：『劣紳誠然可恨，大烟尤爲敗國亡身的媒介，』他從此恨劣紳，同時把大烟當做了終身之敵。

北京崇文門外巾帽胡同『隆慶棧』是蓬萊人所開的，（該棧迄今仍在，已擴充爲東西兩棧，且附設兩個京菜館，更名曰隆慶軒。）那天來了個客人是茫茫無歸的吳秀才，店主人孫老頭知道他身邊沒有一個『大』，念在『老鄉』份上，姑且讓他住店，却不許白吃白喝。他拍着吳的肩頭說：『伙計，你這個秀才名頭有何用處？飢不足爲食，寒不足爲衣，得改行混口飯吃才對呀！』吳苦笑着說：『我什麼不會，光

會寫春聯、算命。』孫說，『寫春聯不濟事，一年到頭只有幾天好寫，還是算命的好。』

從此吳在崇文門外搭起課棚來，以六爻卦餽口。飯雖有得吃，可是吃得並不飽，生意好時回棧吃乾飯，生意不好時店主人只許吃稀飯。而且整天在曠地中喝着呼呼獵獵的北風，說着渺渺茫茫的鬼話。吳生平不嗜皮簧，不懂得譚腔汪調，可是他那時偶然也哼上『賣馬』的一段。

一天，一位口操蓬萊音漢子踱到課棚邊。吳拱拱手說，『老鄉，你問的啥事？』那人撲嗤一笑說，『老弟，連你堂哥哥都不認識了嗎？』吳抬頭一看，果然是多年未見的堂兄亮孚，臉上不覺害臊。亮孚說，『昨天我從這兒路過，遠看像你，近看更像你，越看越像你，後來簡直地認定是你。今天咱們喝幾盅去。』

吳收起課棚，隨着亮孚走到一家杏花村小館，喝了幾杯黃湯，腰花、肚尖之類，填塞了多年不知肉味的枯腸，覺得頭腦昏昏然，身子飄飄然，有一飯難忘之感。亮孚望着他的堂弟嘆氣說，『兄弟，聽我說，人要往高處爬，算命那有出息？老弟年紀說不小了，依我看，萬般皆下品，唯有從軍高。你能聽我的話，不是我說句奉承老弟的話，三年五載你不戴紅頂子，前呼後擁，馬蹄得得，就算我吳亮孚瞎了眼睛。』吳聽了心裏一動，但沒說什麼。漸漸地越談越對勁，黃湯湯越喝越多。臨別時亮孚從腰包裏掏出幾錠銀子給吳說，『莫遲徊別了店主東，燒了課棚，快快投軍去！』

從戎

北洋第三師是吳的『黃金屋』先得把該師根底敘述一下：話說庚子事變後，天津不許駐兵，清廷迫不得已，以『巡警營北段』維持天津秩序，係一種變相的軍隊。光緒三十年袁世凱改編『巡警營』爲北洋第六鎮，以馮國璋爲統制（第六鎮卽第六師，統制卽師長。）是年四月，第四第六兩鎮舉行秋操後，第六鎮改番號爲第三鎮，馮國璋外調，以段祺瑞接任統制。三十一年九月，該鎮駐防娘子關時，第九標一個兵士打了洋教習一記耳光，全標鼓噪起來，洋教習吃了一場啞虧，控段治軍不嚴，袁下令撤換，以段芝貴升任。三十二年芝貴因案免職，仍由段祺瑞回任。三十三年該鎮調往關外駐防長春南嶺黑嘴子，其時段又辭職，繼之者爲旗人鳳山，不久由曹錕升補。宣統二年仍在東三省擔任勦匪。三年調回關內，仍駐娘子關監視北方革命行動。民國元年，第三鎮改名第三師，曹錕仍任師長。

兵的種類很多：除步兵、騎兵、工兵、砲兵、輜重兵各部門之外，戰鬥兵是清水底子，下焉者有傳令兵、勤務兵種種，勤務兵卽軍中聽差之謂。吳以文弱書生受了堂兄的鼓勵，於光緒二十四年往投武衛軍前軍統領聶公庭（字士成，駐天津）帳下，因體弱未入選，僅僅補了個供人驅使的戈什哈。庚子年武衛軍全

軍潰散，吳流蕩到保定，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回到天津投入巡警營仍供原職。

膠縣人郭緒棟字襟丞，學書不成，學劍亦失敗，遂往天津在巡警營當起『文案師爺』來。一天，郭命戈什哈賚送公文一件，那個戈什哈偶然翻開來看，口中咕嚕着說，『這個典故用錯了。』

『你說什麼？』郭夫子半生氣半帶疑地問道。

『我說師爺用典錯誤。』

『你說我錯，在那兒？』

『就是這一句。』

郭自己檢查了一下，還不明白錯在那裏，再把詞典翻開一查，果然說得牛頭不對馬嘴。他暗暗慚愧，把那個戈什哈叫近前來一看，是個單怯怯的書生模樣。郭問，『你唸過書？』

『唸過。』

『考過秀才？』

『中過。』

郭又叫了聲『慚愧。』他不禁太息着說，『人說秀才遇着兵，我今天是在兵裏頭遇着秀才了。你是